

文忠集

附拾遺

一



文選卷之五

一

文忠集

附拾遺

一

顏真卿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收有此書據四庫提要載正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外尚有年譜一卷附錄一卷然現行武英殿聚珍本並無年譜及附錄專刻聚珍本於正集及補遺十六卷外益以年譜及道光間黃本驥所採集詩文并逸詩文待訪目統編爲拾遺四卷故據粵刻本排印

文忠集原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尙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劉敞序。

文忠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五首

卷二

表九首

卷三

表二首

卷四

碑四首

卷五

碑四首

卷六

碑三首

卷七

文忠集

目錄

文忠集 目錄

碑三首

卷八

碑二首

卷九

碑四首

卷十

墓碣墓誌二首

卷十一

書帖十首

題名五首

卷十二

序四首

卷十三

記七首

卷十四

祭文一首

贊一首

記四首

卷十五

詩二十五首

卷十六

補遺二十三首

文忠集唐顏真卿撰真卿事迹具唐書本傳其集見于藝文志者有興觀集十卷又廬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某者探掇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沈稱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筆錄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爲補遺併撰年譜附之自爲後序而宋沈所編全書皆不存後人復分元剛之十二卷爲十五卷以當之迨明而流傳益罕今世所行本乃明萬歷中真卿裔孫允祚重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真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密特遺文在宋散佚已多故元剛所編亦不免缺略今去唐益遠而其文之見于石刻者尙間有可採謹詳加搜輯得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奉使蔡州書一首竹山聯句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

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共爲十六卷。仍以劉敞序冠于簡首。又真卿碑帖。尙有殷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迴廟碑銘一首。殘缺特甚。難以刊刻。至留元剛所錄禘祫議。其文旣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敍事之辭。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真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云。

文忠集卷一

唐 顏真卿撰

奏議

請復七聖諡號狀

謹案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諡。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于南郊。明受之于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至于周室卑。大樸散。諡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攷古道。高祖諡太武。用漢制。太宗諡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息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于今。行之者異于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敍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諡。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諡。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尙浮華。捨舊名。

而廣新諡。謂一名不足以節惠。適十陪於古焉。而累聖諡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諡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于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尙質。質之數極于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于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已下累聖諡號。悉宜取初諡爲定。謹案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諡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案諡法。秉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爲孝明皇帝。又案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于尙書省議定奏御。夫文敏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于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祧遷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

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于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祧遷之證假令傳祧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祔祫之時然後饗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于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于

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息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于太廟。而享于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于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回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于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

于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
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
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
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
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
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敝。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
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
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于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
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開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
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
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
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
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
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
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案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晏。今不宜懸。宋書禮制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案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過密。懸而不作。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尙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于過密。諒闕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設禫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文忠集卷二

表

皇帝卽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旣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腳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願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尙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答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歷。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回紇効款。卽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

命兼以崇班。宜有懋于深功。且用光于重守。

讓憲部尙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辨。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于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兇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蕃。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爲歸罪闕庭。愈于受擒賊手。所以僂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張。帳同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敕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于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卽赴行在。遂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卽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尙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